

北京7·21暴雨致77人遇难

昨晚公布 66 名遇难者名单 另外 11 人身份还在确认中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记者 杨丽琼）昨晚8时,北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7·21特大暴雨山洪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情况。截至目前为止,北京市共发现 77 具遇难者遗体,其中 66 名遇难者身份已经确认,11 名遇难者身份还在确认之中。北京市同时公布了 66 名遇难者名单。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新闻发言人潘安君说,经过反复调查核实确认,在已确认的 66 人中,因公殉职 5 人,遇难人员 61 人。遇难人员中男性 36 人,女性 25 人。其致死原因为:溺水 47 人,触电 5 人,房屋倒塌 3 人,泥石流 1 人,创伤性休克 2 人,高空坠物 2 人,雷击 1 人。

遇难者遗体发现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远郊的山区和乡镇,五环路以内有 6 人,其中核心区 1 人。具体分布为:房山区 38 人;朝阳区 6 人;丰台区 5 人;石景山区 5 人;通州区 3 人;怀柔区 1 人;密云县 1 人;大兴区 1 人;东城区 1 人。还有 11 人的身份,北京市公安局和当地政府、周边地区将继续确认。

潘安君说,这场灾害造成道路损毁、通讯中断,给遇难者搜寻工作带来极大困难,遇难者身份确认也需要经过反复调查核实。目前,对受灾现场的搜寻工作已基本完成,尚未接到新的失踪人员报告,预计遇难者人数不会再有大的增加,“但我们仍不放弃搜寻,并会及时公开情况。”

潘安君代表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向这次灾害中的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他还说:“我们将认真总结反思,汲取教训,全力做好善后重建工作,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水平。”“希望媒体继续关注和监督。”

河北洪灾致 32 人死亡 20 人失踪

据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26 日电（记者 齐雷杰）7 月 21 日至 22 日,河北省 9 个设区市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部分村庄一度交通、通信中断。目前因灾死亡人数 32 人、20 人失踪。

截至 26 日 10 时,河北省保定、廊坊、承德、张家口、唐山、衡水、秦皇岛、沧州、石家庄等 9 个设区市的 59 个县(区)遭受的严重洪涝灾害,共造成 266.92 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 22.66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170.71 千公顷,绝收面积 22.29 千公顷。倒塌房屋 28539 间,损坏房屋 44339 间,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十分严重。目前,救灾人员已经进入全部受困村镇。

2012 暴风骤雨大考验

暴雨突袭京冀大地,数百万人口受灾;31 年来最大洪峰过境重庆,三峡水利枢纽迎来建库以来最大洪峰考验;台风“韦森特”裹挟着暴雨,在广东引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连日来,中国多地面临罕见的防汛抗洪大挑战。暴风骤雨不仅考验着政府部门的行动力,也考验着每个公民的责任感。

暴雨、洪峰、台风,短短几天“碰头”,华北、西南及南部沿海,多地交通中断、通讯不畅、人员滞留,部分村庄成为“孤岛”……第一时间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最急迫、最艰巨的考验。

在这场 54 小时争分夺秒的通车会战中,从 22 日 6 时到 24 日 11 时,来自北京多个部门、武警消防部队、社会各界的近万人次汇聚到南岗洼铁路桥下抢险。指导救灾的北京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强调,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始终放在首位。

危急关头考验公民责任

京港澳高速路上,100 多人被困,附近工地上的工人把他们救起;有几个人跪下来,有人凑了几万块钱,工人们分文未取。

21 日晚,首都机场因暴雨滞留旅客 8 万人。网民自发组织“望京人赴机场免费救援”车队前往机场接人。“快上来。”外国游客:“你要多少钱?”“免费的。”外国游客感到难以置信。“大暴雨,你们滞留在机场,我只是想看看能否提供点力所能及的帮助。”

风雨无情人有情。一些立交桥下积水严重,不少市民遇险。细心的网友制作了“洪涝地图”,把容易积水的路段标注出来,为大家提供雨天“行车指南”。车辆进水,到底哪种逃生手段最快、最有效?热心市民不惜“亲身真车”实验,制成视频上传网络……

一幕幕守望相助的情景让人为之动容,但一些令人遗憾的镜头也在不断呈现。

的士难觅踪影,旅馆趁机抬价,高速收费依然“执着”,交通协管员仍在“敬业”地贴罚单……

灾难面前,人间冷暖格外分明。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一种宝贵的公民意识正在悄然成长。同时,公众的自我防灾减灾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连日来,安全锤、急救包、逃生绳等都成了淘宝网上的热销商品。

下一场灾难如何应考?

防汛抗洪,刻不容缓。灾难过后,我们更应反思,如何才能避免下一场悲剧发生。

我们希望,当城市越来越美轮美奂时,地下市政工程也能建得完善、科学、耐用;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政府有关部门能进行科学、有效的预警,让公众面对灾害不致惊慌失措;在应对灾害时,政府各有关部门在科学预案的基础上能提高统筹能力,加强衔接配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社会各界能更多地关注偏远地区的灾民。

专家认为,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二,资金和技术等“硬件”已不是制约我们建设“宜居城市”的关键因素,我们更需要在“软件”上不断进步,补齐短板,以人为本,科学防灾。

新华社记者 陈玉明 许晓青 姜刚 朱峰 白林（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6 日电）

天津普降大到暴雨 最大雨量超过 300 毫米

万余民警值勤 严格管控积水点

据新华社天津 7 月 26 日电（记者 刘元旭）25 日晚至 26 日上午,天津地区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截至上午 11 时监测到的最大雨量超过 300 毫米,市区平均降雨量达 147 毫米。天津警方启动气象灾害应急处置预案,增派交警、巡警、消防官兵及各属地分局、派出所民警万余名实施交通疏导,服务和救助群众,同时明确大雨中发生在积水区的摄录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不予处罚。

记者从天津市公安局了解到,天津公安机关共出动 11500 余名警力在各干道、桥梁、地道、涵洞和易积水重点区域上岗执勤,社区民警深入居民家中帮助群众解决漏雨等实际困难。

另据介绍,全市各级交管部门启动了恶劣天气一级交通疏导预案,26 日晨 6 时,共增派的 1252 名交警准时到达市区 696 处点位冒雨疏导车辆,220 辆交通巡查车在主干道沿线 142 处积水点位实施管控,路障清理部门派出 46 辆清障车免费清拖损坏故障车辆,确保了主要公路交通安全畅通。

图为在南开区广开四马路上一位司机在等待营救

杨惠全 摄图 CFP

清晨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梦想

——一个医药技术创业团队的“张江奋斗史”(上)

每天清晨 6 时,“80”后艾米几乎都会准点醒来,简单收拾一下,匆匆赶往上班的路。

艾米家住松江,而她的目的地是浦东张江,路上单程要近 2 个小时。尽管上班路远,工作压力大,艾米却毫无倦色,“每天清晨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梦想。”

几天前,在蔡伦路张江药谷的一幢小楼里,艾米和伙伴们刚为萌科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过了 5 岁生日,他们正致力于开发一种国际顶尖的新型耐药菌药物,专门用于对付因滥用抗生素、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超级细菌”。

故事得从一名美国硅谷“海归”的“疯狂”说起……

源起 一位“海归”的“疯狂”

人物 1:袁征宇 56 岁,公司总裁兼总执行官,美国硅谷回国

虽然是公司创始人兼“老板”,但袁征宇除了在年龄上和年轻团队有差异外,完全看不出“老板样”。公司员工都喜欢直呼其名——“征宇”。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袁征宇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在美国,他把自己的专业转为生物。毕业后,袁征宇选择一家大型制药公司当“白领”,“但我希望不仅仅做纯粹的技术研究,更希望能制造出能造福他人的新药。”1995 年,40 岁的袁征宇和其他几位同事在美国硅谷共同成立制药公司。后来,辉瑞公司以 19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公司。作为创始团队之一,袁征宇分得了可观回报,也为他下一次创业掘到了“第一桶金”。

“按理说,赚到了钱,生活在美国也挺安稳的。但 2006 年,我做出了一个很多人看来‘疯狂’的决定,来上海浦东张江创业。”

在袁征宇看来,这样的决定并不“疯狂”,而是早有“预谋”。从 1995 年开始,袁征宇每年都会回国考察一次,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抗生素消费量是美国的 10 倍;细菌整体耐药率大约在 45%左右,远远高于欧美国家;由耐药菌引起的医院感染人数已占到住院感染患者总人数的 30%以上。

2005 年,袁征宇回国。2007 年,盟科得到晨兴创投 1000 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开始了一场持久战——因为即使在美国,1 个新药从研发到投入市场,周期也至少要 10 年。

成立“画个大饼”招人才

人物 2:艾米 生物研究部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博士

“我是被征宇‘画个大饼’吸引来的。”艾米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在上海工作后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艾米和导师研究如何将海洋分解出的活性化合物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论文发表了一篇又一篇,但要形成真正的药品却举步维艰。

毕业后,艾米找了一家收入较高的公司做销售。可几年下来,艾米却发现自己上班开始提不起劲。艾米开始反省,发现自己还是喜欢从事生物研发,希望工作能更具挑战性。

于是,艾米开始在网上发简历,“一天,我收到了盟科的面试通知,地址是在南京路附近一个酒店对面的咖啡馆里。”没有公司地址、没有固定电话,当艾米告诉生时,“该不会是骗子吧?”艾米的先生有点担心。“没事,在市中心,我路熟,应该没问题。”艾米壮着胆去了,没想到一去就成了公司的“元老”。

尽管收入比原公司少了一半,但艾米还是听从心灵的呼唤,从位于静安寺的原公司辞职,投入到让自己心潮澎湃的张江创业中。

加盟 从3个到更多

人物 3:王强 公司化学研究部负责人,博士,40 岁

王强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从北京大学化学系硕士毕业后,到美国读化学博士。在到张江创业前,王强在美国已经有十几年,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稳定的生活。最终他决定归国创业。辞掉工作,租掉房子,把家人也一并“搬”回国。

“国家培养我们不容易,我想也该对祖国有所回报。而且也希望在职业发展上有所提升,如果不走创业路,至今我还只是美国公司的一名技术人员,我很庆幸当年的选择。”

王强这样的精英正是盟科最需要的人才。盟科用人靠“两条腿”走路:在美国的研发中心有 4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研发人才,在中国则就地招兵买马。

“最终我选择上海浦东张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觉得这里人才优势比较明显,容易招到需要的人才。”袁征宇认为,张江周边相关生物医药的实验室、检测中心等配套设施也开始完备起来,能节约大量新药开发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于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成立了。开始时,只有 3 名员工,财务是和其他公司合用的办公室,实验室是“散装”的,2 楼一间,4 楼一角,另外一幢楼里一块。

如何开发出药效更好、使用更安全的新型抗感染药物?如何在漫长的研发过程中不断为高成本的药品研发“输血”?一切刚刚开始……

本报记者 宋宁华